旁白:

下午2：42分，我独自一人，快步走在去往急诊外科的路上。

刚才查理苏的宣言仍旧未能让王局长满意，他没有再次一走了之，只是在对方想要再行理论的时候，抬手示意他噤声。

然后，对我做了这样的交代：告诉老何，让付明先上驾驶员那台手术，病人面部受伤严重，他有耳鼻喉科的工作经验，可以先做基本处理。

我默念着这些内容，还有他轻声告诉我的最后一句话,“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到位”。

一面是与权力博弈，一面是救治危在旦夕的病人，当权者选前者，查医生选后者，而查理苏哪―面都不放弃。

放心，对，我能有什么不放心的，他是个能让世界规则都改名叫做“查理苏”的人。

过去的辛酸，未来的忧患，都暂存在那个酒意混沌的夜晚。我现在想起这三个字，只有满心的骄傲。

一片忙乱的急诊外科，我找到了何医生,将查理苏的话转述给他，他立刻叫来了付明。

何医生:

小付，查医生那边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，你先上司机那台手术。

患者面部重度创伤，手术难度比较大，你先上，等会儿我让查医生一起来帮你。

旁白:

下午2：52分，查理苏独自一人出现在手术的准备间。

何医生:

怎么说?

查理苏:

当然是按我说的来，他们再吵也没法自己上手术台。

旁白:

何医生笑着摇了摇头。

何医生:

你啊你，总是这样。

我已经让小付先上了。这场手术难度太大了。

查理苏:

我去看看。

旁白:

何医生话音刚落，查理苏就毫不犹豫地转身走向手术室。

查理苏进入手术室的时候，付明的手术已经开始，查理苏向护士点头致意，快步走进了一墙之隔的观察室。

查理苏:

两名伤者整体的情况怎么样?

何医生:

受伤较重的是轮船驾驶员，男性，50岁。

全身约85%深Ⅱ°-Ⅲ°烧伤，合并吸入性损伤和腹部外伤，创面遍布面颈部、躯干和四肢。

双上肢大部分皮肤明显皮革样变，部分创面可见粗大栓塞的毛细血管网，痛觉消失。

最严重的是面部，存在左侧鼻骨、牙槽骨脱落移位。

下颌骨倾斜型撕裂，左侧牙齿部分脱落，神经断裂。

旁白:

付明抬头，看向一墙之隔的查理苏，复杂的目光片刻即逝，只留下一双专业、严肃的眼睛。

付明:

需要尽快进行面部清创手术。

但考虑到患者全身情况，可能要病情稳定后再做组织修复了。

查理苏:

呼吸怎么样?

何医生:

不乐观，口咽明显充血，需要紧急开放气道。

查理苏:

腹部情况如何?

何医生:

爆炸碎片击中了他的腹部，不知道有没有进入腹腔。

旁白:

闻言，查理苏皱了皱眉。

查理苏:

马上通知血库做好患者大量输血的准备，立马去做CT。

尽快请耳鼻喉科医师来做气管切开插管。

另一名伤者的情况呢?

何医生:

是一名孕妇，女性，29岁，怀孕14-18周，受伤较驾驶员轻。

全身约40%深Ⅱ°-Ⅲ°烧伤，创面主要分布于双上肢，但面颈部、前胸也有小面积的烧伤。

其中Ⅲ°创面主要集中在双手和双前臂，有明显皮革样变。

部分创面可见栓塞的毛细血管网，痛觉消失。

查理苏:

有其它外伤吗?

何医生:

暂时没有发现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了点头，其余两人不再说话，静候着他的下一步指示。

没有人提起何医生才是烧伤科室的主任，也没有人提起付明与查理苏之间的嫌隙。

手术室里，将自己赤条条地放在生命面前的，何止是病人，还有医护。

查理苏:

都先建立静脉通道以便输液。

付明先去驾驶员那边，辅助耳鼻喉科医师做气管切开。

如果耳鼻喉科那边找不来人，你顶上。

检查一下是否有内脏器损伤、出血和嵌入的碎片。

我会先来驾驶员这边，如果有的话我来和你一起做止血和碎片处理。

之后再进行切开减压和面部清创。

至于孕妇那边，老何你先去把双上肢焦痂切开减张。

注意一定要稳定好主要器官功能，尽量避免发生低血容量性休克。

保证有效血容量的基础上，也要限制补液总量。

我把驾驶员这边的做完就马上过来。

何医生:

好，你尽快。

查理苏:

没问题。

旁白:

查理苏换好手术服走进驾驶员的手术间时，付明已经站在了手术间内。

查理苏:

病人腹腔内情况怎么样?

护士:

做了CT,腹腔内未见碎片和脏器损伤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头，又扫视一圈手术间，没有发现耳鼻喉科的医师。

查理苏:

耳鼻喉科那边没派人来吗?

护士:

没有，那边能做的医生都在手术中，抽不开人。付医生决定自己做了。

付明:

准备气管切开。手术刀。

旁白:

查理苏紧紧盯着付明的手，见刀尖即将触及环状软骨下缘，查理苏出声提醒。

查理苏:

做中位气管切开,找颈白线，减少出血可能。

付明:

……好。

旁白:

刀尖很快没入咽喉挑开了气管环，一旁的护士用吸痰器由气管切开处吸出了黑灰色的痰液，接通了呼吸机。

付明慢慢地呼出一口气。

付明:

处理得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开始做双上肢切开减压。

旁白:

他看向查理苏，犹豫着点了点头。

付明:

这部分我自己可以解决，时间紧迫。你先去老何那边，等我这里差不多结束了再喊你来做面部清创。

旁白:

查理苏犹豫了一下，点头答应。付明低下头，接过护士递来的手术刀开始手上的工作。

可正当查理苏想要离开手术间时，监护仪爆发出尖锐的报警声。

仪器上血压的数值迅速下降，患者下半身盖着的无菌单渗出了鲜血。

付明愣了一秒，拿起止血钳，掀掉无菌单，一边按压一边寻找着出血点。

查理苏立刻走回手术台前。

查理苏:

立刻输注大量晶体，调取4单位红细胞悬液。

出血位置在哪里?

旁白:

付明继续按压的动作，开口的时候语气中已带慌乱。

付明:

应该在左大腿深部，但具体还没能定位出血点。

查理苏:

别着急，一步步来，先看看股动脉。

旁白:

查理苏握住付明僵直的手腕,将他的手放在正确的位置。他清楚，也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慌乱时,医生会忘记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。

付明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用止血钳阻断股动脉，但血流依然不止。

查理苏:

看来出血点应该更向近心端。我来。止血钳。

旁白:

护士将止血钳递给查理苏，查理苏接过，向着近心端搜寻。

焦黑琐碎的皮肉下，血液喷涌而出。查理苏的神情却毫无变化，小心地寻找着。

他的呼吸放得很缓，眼睛明亮得像是两团火焰，手上就连些微的颤抖也没有，无论多少次，他在手术台上都有一样的感受。

该说是紧张，还是兴奋，或者挽回生命时的紧张与兴奋，原本就是―种东西。

查理苏:

找到了。

旁白:

止血钳阻断出血点近心端，出血终于被止住。等到查理苏放下止血钳，付明和周围几位护士都显然松了口气。

查理苏:

好，重新消毒，做双上肢焦痂切开减压了。

打起精神，这么严重的损伤，需要极高的专注和耐心。

旁白:

付明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有些羞愧的神色。

但很快，他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再看向查理苏时，眼中是歉意、镇定，还有信任。

付明:

我会协助好你的。

时间在全神贯注的抢救中渐渐过去，终于，切开减压和其他部位的清创都完成了。

查理苏直起身体,给付明一个肯定的眼神。

查理苏:

剩余部分常规处理就行——

旁白:

话还没说完，一名护士匆匆走到查理苏身边。

护士:

查医生，隔壁的孕妇突然出现了休克，您能帮忙看看吗?

旁白:

查理苏的表情没有变化，点点头，示意护士去操作中央控制面板。

查理苏:

打开摄像头。

旁白:

面板旁的屏幕上很快出现了隔壁手术间的影像。

休克的孕妇面色苍白、满头冷汗，呼吸急促。

查理苏:

病人体征?

护士:

体温36度4，心率138，呼吸频率48，血压90/60。

查理苏:

应该是低血容量性休克，先挂盐水，向血库申请血浆，迅速补充血容量。

如果血压还是上不去，再用0.5毫克肾上腺素。

旁白:

查理苏说着，眉头略微皱起。

何医生就在旁边，似乎正在埋头检查着什么，照理说,这样的判断他也能做。

临场忘记基础知识这种事情，对于操刀了无数手术的何医生来说，很难发生。

孕妇的情况渐渐好转起来，正当查理苏准备继续手上的收尾工作时,屏幕中的老何，苍白着脸抬起了头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输进去的液体早就超过了常规的量，但病人血压没有升高很多。

刚才考虑到她怀孕我没给她做CT，现在看来怕是腹腔里面有问题。

查理苏:

用B超看了吗?

何医生:

看了，腹腔内有积液，已经联系了产科医生。

但是病人血压持续在掉，最好还是马上进行剖腹探查止血，可是.....

旁白:

何医生拿着手术刀的手在止不住地颤抖。

查理苏察觉到了,没有再问问题。

查理苏:

你先别慌。我马上过来。

旁白:

处理完患者的腿部,剩下的工作只剩下了缝合，他看向付明，年轻的医生点了点头。

付明:

交给我吧。何医生需要你的帮助。

旁白:

查理苏简单地与付明确认了后续步骤，径直前往隔壁手术室。

何医生见他进来，眼睛微弯，笑容里透着疲惫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你来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接过何医生的手术刀。老何现在无法下决定，也无法继续操作。尽管万般不情愿，但他必须遵从自己内心的判断。

何医生持刀的手，初时紧了紧，随后没有异议地松开了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查理苏接连不断地辗转在两台高难度手术之间。

两边手术都结束之后，他立刻为王局长的儿子做了清创。

进手术室前，这位病人躺在床上，与其他许多病人一样，表达了对他的感谢。

走出手木至，局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米，一股久未谋面的感觉漫上来，查理苏仿佛记得，这是疲惫的感觉。

看到何医生等在门口，他懒懒地抬起手，权当打了招呼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?

旁白:

见他神态松弛，何医生似乎也放松下来，笑了笑。

何医生:

没什么，估计是最近手术太多，有点累罢了。

旁白:

何医生递给查理苏一瓶水。

就像是许多次，查理苏加班手术之后，他做的那样。

何医生:

这次真的幸好有你在。不然，恐怕这两位病人就危在旦夕了。

我不仅没能帮到你，反而在明知道你意愿的情况下劝阻你。

我这个老师，让你失望了。

旁白:

劝阻，查理苏思索着这个词语，也许真的有劝阻吧。他初来光启市，何医生在他与孙泰中之间打着圆场，劝他不要与家属的意愿作对。

他拒绝给病人开DEA的时候，何医生没有劝，但有象征性的阻，作为何主任,他有必须要说的话和必须要做的事，远不如查医生自由。

凛冽的白炽灯光之下，老何鬓角散落的白发格外显眼。查理苏无端地想起第一次跟在母亲身边见到他的时候。

那时候老何还年轻，而他也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医生。

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他们成了这么一组道路相同却又不尽相同的师徒。

他想要救人，只是这样而已,竭尽全力地向理想跑了许多年，然后发现，大千世界人人都背着镣铐,生活在桎梏之中。

查理苏想起了那天晚上，被夜风送来的她的声音，带着愤懑与醉意，却让茫然的他恍然明了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有人告诉过我，哪怕是再讨厌、再罪大恶极的病人，还是要去救。

我是医生，做什么手术由不得我来挑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沉默半晌，抬头看向何医生，笑着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我想，的确是这样的。

旁白:

听到查理苏的话，何医生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笑了起来,先前苦涩的自嘲转而化为了欣慰的笑意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你真的长大了。

旁白:

何医生闭着眼睛，靠在墙上，声音很轻。

何医生:

这段时间病人越来越多，医院的人手和资金都很紧张。

骨科的小陆，怀孕了还在连着上一台又一台的手术。

他们科那个小纪就觉得这样不行，找人疏通关系，调去了体检中心。

还有咱们科的小陈就要辞职了，和他同一年进来的那个小顾。

前一阵都忙生病住院了，医生给病人看病看到自己住院，也是好笑。

再怎么想要悬壶济世、治病救人的医生，脱下这一身白大褂之后，也只是个普通人。

旁白:

他絮絮地像在对自己说话，说着说着，想起了什么，让查理苏先去休息，也好让他的未婚妻放心。

他的学生离开后，何医生捂住了心口，从刚才某一个时刻开始，他的心脏又开始疼了。

他颤抖着摸出一板去了包装的药片,把将要超出规定剂量的药送入口中，生生吞了下去。

就在这时,一个小护士慌慌张张地向他冲来，脸色煞白。

护士:

何医生，不好了!那位病人他、他不行了!